

歷史空間

探尋鬼谷子隱居授徒之地

文：于永傑、閻盛靈



■鬼谷子著書圖

本報山東傳真

露了這樣一個信息：鬼谷子是在齊國授徒的。後經多方考證，山東淄川區的梓潼山是鬼谷子隱居地之中較為可信的。

從嚴格意義上講，梓潼山不能算是山。首先它沒有山的凌雲氣勢，也沒有山的巍峨形態，甚至從遠處看，只是一處高出平地的丘陵，默默隱匿於都市一隅，屬於真正的「不顯山不露水」。梓潼山的靈秀之處似乎不在於「山」，而在於「洞」，這洞就是鬼谷洞。僅看名字，便流露着一絲撲朔神秘的氣息，又因鬼谷子曾於此洞修身養性，講學授徒，更有八棱碑、玉樵蘭室、玉皇宮、巒嶺寺、儒學院、冀經書院等歷史文化遺存，而使梓潼山愈加顯得幽深而曠遠。

歷史上關於鬼谷子的傳說很多，有一些已近乎神話。比如說他是道教的洞府真仙，位居第四座左位第十三人，被尊為玄微真人，又號玄微子，也有說他是村夫慶隆和東海龍女的兒子……然而，鬼谷子是人不是神，西漢楊雄、

東漢初王充、東漢末應邵等人的著述中都有記載。在兩漢人的眼中，鬼谷子確有其人，他曾是「連六國從親」的蘇秦和「散六國之從」的張儀的老師，是戰國縱橫之術的鼻祖。他大約出生在公元前390年左右，卒於公元前320年後，有過一段豐富的社會政治鬥爭生活經歷，後隱居潛心治學，擇徒授業，教人以權謀之術。他為學生樹立的人生目標是「分人境地」，博取功名。他是先秦政治權謀術的總結者。而《史記》上的記載更接近於真實，太史公下筆必有出處，這是被許多歷史學家證明了的，而現存最早記載鬼谷子行跡的典籍便是《史記》。《蘇秦列傳》載：「蘇秦者，東周洛陽人也，東事師於齊，而習之於鬼谷先生。」而梓潼山所在的淄川區正是春秋戰國時齊國的核心區域。有人稱鬼谷洞是「中國最早的軍事學院」，此言非虛，單從孫臏、龐涓、蘇秦、張儀等這些如雷貫耳的軍事天才皆出自其門下，便足以說明問題。

鬼谷子的名字，說法不一。有的地方叫「王栩」，有的地方叫「王禪」，在梓潼山，民間流傳鬼谷子是「王禪老祖」。他在梓潼山作窟三丈，潛心修煉，著成了《鬼谷子》這本智慧謀略之書，並在此地講學，傳播他的思想。孫臏、龐涓、蘇秦、張儀就是在梓潼山跟隨鬼谷子學術，得到鬼谷子的真傳而成名天下。孫臏是齊國的軍師，在中國歷史上曾留下「田忌賽馬」、「請師出屋」等膾炙人口的典故，並策劃了齊魏桂陵之戰、馬陵之戰等著名戰役。他的「圍魏救趙」和「減灶之計」在中國及世界軍事史上被廣泛利用，他所著的《孫臏兵法》與孫子的《孫武兵法》統稱《孫子兵法》，成為世界上著名的兵書戰策。

2005年7月12日，在英國倫敦佳士得拍賣會

上，一件元代青花瓷器「鬼谷下山」，拍出了2.3億元的天價，刷新了中國瓷器及中國工藝品拍賣價格的世界紀錄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鬼谷子文化已經享譽世界。套句現代用詞，鬼谷先生應該稱得上是一位「牛人」。他既有政治家的六韜三略，又擅長於外交家的縱橫之術，更兼有陰陽家的祖宗衣鉢、預言家的江湖神算，所以世人稱他是一位奇才、全才，民間亦有傳說鬼谷子是命理師的祖師爺。鬼谷洞門口有一副後人為其撰寫的對聯：看破紅塵望歸隱歸隱從未斷紅塵，超脫世人願得道得道未曾辭世人。

漫步梓潼山間，步步藏景點，處處有故事。就拿步雲橋來說，據說當年是一道長20米的獨木橋，去鬼谷洞的必經此橋。橋下便是深達10米的鬼谷，湍急的梓潼河洶湧奔流。當年鬼谷子就在此考驗他的弟子，由此生發的一個故事膾炙人口。

相傳，孫臏與龐涓相約來鬼谷尋鬼谷子拜師學藝，看到腐爛不堪的獨木橋，龐涓就想回頭，孫臏求師心切，冒險走了過去，剛剛走過，腐木立斷，墜入深谷。孫臏見到鬼谷子並拜了師，卻急壞了鬼谷另一頭的龐涓，他後悔不該動念，忙跪倒在地，求鬼谷子收下。鬼谷子道：「腐木為的是考驗你們的決心，我今只收一個徒弟，你還是請回去吧！」孫臏忙跪下給龐涓求情：「我二人情同手足，肝膽相照，一路披星戴月，好不容易來到了鬼谷勝地，希望師傅收下他吧！」鬼谷子嘆氣道：「此人心術不正，日後必會害你，難道你不在意嗎？」孫臏是個忠直之人，哪會考慮日後的事，忙說：「我二人是結拜弟兄，榮辱與共，但求師傅成全！」鬼谷子雙目微閉，口語振振：「念於孫臏的赤誠，你龐涓就先在鬼谷住下，你閉上眼過來吧！」鬼谷子用手一點，立即颯來一陣大風，把龐涓捲了過來。

多年後，一切如鬼谷子所料，龐涓任魏國大將軍後，把孫臏騙到魏國，處以臠刑剝去其膝蓋骨。現在的步雲橋已成為梓潼山一景，來此觀光的遊客都爭相到橋上走一走，體會一下古人的心境。然而，橋已不是獨木橋，橋下也沒有深深的山谷和湍急的河流了。

在梓潼山下的藏梓村，有一處佔地十餘畝、可容納千餘人的鬼谷子文化廣場。廣場中央，矗立着鬼谷先生的巨型雕像，一襲長袍，傲然臨風，鬚髮冉冉，仙風道骨。身後是刻有介紹鬼谷子生平的字浮雕，能讓村民和遊人了解這位偉大縱橫家極富傳奇色彩的一生。一到傍晚，這裡載歌載舞其樂融融的景象，讓人不禁遐想，鬼谷子當年傳授戰略，為的也正是天下太平、百姓安樂吧。

字裡行間

文：黃仲鳴

近代小說，誰可全讀？

青少年時代，對晚清小說極有興趣，這緣於看了魯迅《中國小說史略》中的若干章，如「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」、「清末之譴責小說」等。於是找了不少那個時期的書來看，最迷的是吳趸人的《九命奇冤》、《劫餘灰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等。後來始知這位吳趸人先生是廣東人，更為喜愛。

那個時期，一般學者稱為「近代」。究竟近代小說的產量有多少呢？近閱湯克勤、李珊編著的《近代小說學術檔案》（武昌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六月），在〈前言〉中同樣提出了這個問題，並引述了若干專家的統計，至二〇〇八年劉永文的《晚清小說目錄》，得出「近代期刊小說1141種，日報小說1239種，單行本小說2593種」，這個數量可見晚清小說之盛。

這部《近代小說學術檔案》，是陳文新主編《中國學術檔案大系》其中一種。所謂「檔案」，即是摘錄專家學者的著作，後再加編者的解說和評介。被摘錄者都是研究有成的學人，早期的如魯迅、胡適、阿英，當然榜上有名，後如錢鍾書、吳小如、陳平原等，海外華人學者則收夏志清、王德威。

這裡，且看看編者如何看待王德威的《被壓抑的現代性——晚清小說新論》：「王德威的『沒有晚清，何來五四？』的命題，以及對晚清小說現代性的挖掘，受到了學界的持續關注……國內學界的反響大致出現了兩種狀況：一、贊成；二、反對。」

編者將「兩陣對圓」的觀點勾勒出來，從而提出己見：「王德威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厚的理論基礎，他的近代小說研究，視野寬闊，視角新穎，對於過去中國學術界相對薄弱的近代文學（小說）研究來說，尤其具有外來衝擊力的影響和作用。」

編者對王德威遍讀文本的精神，十分欽佩，「出現在他論著中的近代小

說近百種，這樣的廣度在海外華人學者中是僅見的」。職是之故，編者在〈前言〉中，便鼓吹「精讀文本，不但要細讀近代小說名作，還要細讀目前所知的所有的近代小說作品」，但，可以全部讀完嗎？正如篇首劉永文所列的數量，有多少人可以全部讀了？或全部細讀了？相信王德威也沒有。

這個「奢求」，是基於編者的感喟：「現在很少有人能沉潛地閱讀作品了。」不錯，王德威確是典範。其實，在這本書中所引各家，都是「沉潛閱讀」之輩，「五四」時期及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不說，當代的錢鍾書，夠「沉潛」了，簡直是中國有數的「讀書種子」；另如陳平原所撰的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、《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——清末民初小說研究》等，何嘗不是「沉潛遍讀」（不敢說他已「全讀」）了該時期的作品，那才寫出他在這領域的研究大著。

那麼，我們是否須「全讀」了才下筆？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。



■這書值得研究近代小說者一觀。作者提供

詩詞偶拾

文：吳翼民

陽山吟並序

太湖之畔，無錫陽山存焉。此地風光旖旎，物產豐饒，尤以水蜜桃聞名遐邇。桃花之放，蔚雲蔚霞；桃果之熟，釀甜釀蜜。更喜近年陽山發展建設碩果累累，宜謳宜歌。余往返觀光數十次，對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果無不情誼綿長，乃作《陽山吟》以誦之。

離離江南岸，平疇出陽山。
明珠耀太湖，鑽石亮皇冠。
人道火山湧，千古鑄此岩。
我謂女媧石，遺落在人間。
迢遞串珠寶，迢遞綴玉珊。
有如長腰軟，有如獅子歡。
小丘多玲瓏，大地自豐顏。
書院吟誦悠，古寺鐘磬遠。
奄忽春風至，突兀芳菲鮮。
竹樹層層綠，桃李色色妍。
萬株壯聲勢，八佾舞翩跹。
一睹羽霓裳，再看美人面。
天下獨此花，勾魂攝心田。
楊妃與趙姬，對比亦等閒。
陶令寓美夢，崔護寄愛憐。
傳奇孔尚任，題扇興亡嘆。
乃知貌雖柔，應識骨猶堅。
此花最通情，滴水報湧泉。
暖風潤芳澤，碩果展笑靨。
四野甘汁湧，八衢車馬喧。
茫茫人寰中，此地最芳甜。
宜請王母嚙，合為壽星獻。
輕桃皮已綻，漫吮肉酥綿。
蘭麝滿齒頰，瓊漿溢舌尖。
指看琳琅果，誰與相比肩？
多謝釀蜜人，心血勤澆灌。
成就一方土，卓然名聲顯。
江左好農莊，東方美田園。
遊目舒胸襟，移步賞景觀。
小憩農家樂，彷彿桃花源。
屠蘇斟客醉，鳥語伴客眠。
揮別語依依，邀約再相見。
我作陽山吟，一吟一流連。

豆棚閒話

虛擬寫作

隨著電腦與網路技術的運用與普及，「虛擬」一詞日益被廣泛運用。如今虛擬的東西很多，遊戲有虛擬貨幣，聊天有虛擬情人，也可在網上虛擬種菜、偷菜、飼養寵物……而在個別寫手圈裡，也悄然流行着一種「新興」的寫作形式——虛擬寫作。

「虛擬」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的解釋有二：一為不符合或不一定符合事實的，二為虛構。其實，個別寫手的虛擬寫作，純粹就是虛構寫作。好聽點叫閉門造車，難聽點簡直就是胡編亂造。

寫作是要有生活經歷的，這經歷有的是自己親歷親為，有的是通過讀書、採訪等方式耳聞目睹所得。通常來說，人的經歷愈豐富，寫出的作品就愈動人。但虛擬寫作作者並不遵守此法則，他們什麼時髦就「寫」什麼，完全是憑空想像、跟風寫作。

只要稍加留意便會發現：若張三寫《奶奶上網》，李四便寫《爺爺開博（博客）》；某甲寫《初戀像橄欖》，某乙便有《初吻如電流》；你寫《吵架也幸福》，他便來《鬥嘴也甜蜜》；今天有《在英國考駕照》，明天便有《在紐西蘭學駕

駛》……一時間，似曾相識的標題和內容充斥了媒體和網絡，卻盡是些子虛烏有的故事。

我認識一個女性寫手，姑且把她叫做「萍萍」，免得對號入座。萍萍明明才二十出頭，尚未婚嫁，甚至連男朋友都沒有。但此人卻專寫愛情和婚姻故事，寫得大膽熱辣，簡直教人不敢相信。且看文章的標題：《老公的前情人》、《為老公找舞伴》、《把老婆當花樣呵護》、《寶貝像鮮花一樣生長》……常言道：「浪漫的愛情，平淡的生活。」談戀愛的時候，只是一門心思愛一個人，當然浪漫。可婚後，凡人要為生計和柴米油鹽奔波，當有了孩子，家庭的重心便立即轉移到了下一代的身上，誰還有那麼多閒情去浪漫。萍萍文中的大膽和浪漫，多是無限理想化的生活，也多是在影視劇和小說中出現，現實生活中沒有，或者少有。

我們常說「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」，這對讀書與寫作的人大有裨益。這樣才能增知識，廣見聞，寫出的文章才言之有物，文采飛揚。過去有句話是「人有多大膽，地有多大產」，如同個別寫手，明

明生活在邊遠的小縣城，出城、出省的機會都很有限，更談不上走出國門。但他們的膽子卻很大，既寫祖國各地的景色，又描繪歐美諸國的風情。表面上看，其知識之淵博超過學者，遊歷之廣博超過外交官和旅行家。但如此高產的「美文」，簡直令一些編輯和讀者產生質疑。後經舉報，此人的「美文」均是東拼西湊的產物，跟剽竊沒有兩樣。

虛擬寫作為何在部分寫手中風行？因為方便！通常只需借鑒，或將他人的文章改編一番，便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只需將原文標題改頭換面，再將原文人物的性別、年齡，以及故事發生地稍作修改，一篇篇「大作」、「新作」便大功告成，再隨着電子郵件，洪水猛獸般地砸向千萬媒體和網絡平台。

話又說回來，這些虛擬寫作作者全都具有自我保護的意識，幾乎沒人用真實姓名。他們也怕壞了自己「真實」的名聲，也怕原作者追究，更怕編輯封殺，屬於「地下工作者」。而每當他們數着大量數額不等的匯款單時，便更加堅定其虛擬寫作的信念。

虛擬寫作的實質是杜撰，是借鑒，是模仿，是「拿來主義」，說得嚴重點，是偷盜和剽竊。現今網絡發達，資訊便捷，各式文學作品源源湧出，難免泥沙俱下。對於這類寫手，古語云「同是人，類不齊」，或許就是這個道理。

文：馮磊

苻菜

苻菜，又名水荷葉。我總是把它和睡蓮混淆。原因是，它們的葉子極其類似。不同之處在於，二者開花的樣子不同。

華北農村有人娶親，必在棗木大門上張貼大紅色對聯。一般而言，門心是「關雎起化，麟趾呈祥」，或者是「石投蘇水，月照秦樓」，門對則一律是「詩歌杜甫其三句，樂奏周南第一章」，這是引述《詩經》中的典故。「關雎起化」無疑是從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」而來，「周南第一章」指的也是《關雎》。我曾教中學語文多年，每年都帶着學生朗誦《關雎》。先給孩子們講一遍《詩經》裡的愛情故事，神往一番之後，大家齊讀或者背誦：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」其間搖頭晃腦，儼然是一群古代私塾裡的蒙童。

只是，我很少留意苻菜。

記得自己讀中學的時候，和很多人一樣，極喜歡大詩人徐志摩的《再別康橋》：「那軟泥上的青荇，油油的在水底招搖/在康河的柔波裡，我甘心做一條水草」……徐志摩是情聖，給後人的感覺是，他的一生只為詩歌和愛情而活着。但事實並非完全如此。

徐志摩是一個酷愛自由的人。他的不同凡響之處，在於始終知道自己要什麼、愛什麼。這種鮮明的個性，不僅難以獲得家人的理解，連他的老師梁啟超都頗有微詞。只是，人生短暫，中庸和特立獨行究竟哪個更好一些，也是個見仁見智的話題罷

了。徐志摩遇到陸小曼，是在一九二五年。這一年，徐二十九歲，陸二十一歲。他們的愛情如膠似漆。陸是個喜歡交際的人，開銷極大。徐為此四處奔波兼職賺錢，供陸開銷。陸生活奢侈，租住了一套豪華的房屋，月租一百大洋。家中養着十四個僕人，還要買漂亮衣服、聽戲打麻將、趕夜場跳舞，甚至抽鴉片。

徐對陸百依百順。即使陸與翁瑞午同榻抽大煙，極其曖昧，徐也為其百般辯解：「夫婦的關係是愛，朋友的關係是情。羅襦半解，妙手摩挲，這是醫病；芙蓉對枕，吐霧吞雲，最多只能談情。」這辯解多少有些蒼白。只是，安靜的夜晚，大詩人回味着「那軟泥上的青荇」這一句的時候，是否也因此感覺到一絲苦澀呢？

徐終於因愛而死。這一點，有點像因決鬥而死的普希金。

於是，在討論婚姻時，有人總結說：「無論如何，都不要和一個最愛的人結合。」這話，不知道究竟有幾分道理。

網絡百科中說，青荇，即苻菜。網上又有文字說，苻菜本身是水環境的標識物。苻菜所居，清水繚繞。至於污穢的地方，是見不到這種潔淨的東西的。

這樣看來，苻菜竟然是一種非常喜歡潔淨的植物。在沒有電燈、電話、電腦、電影和電子書的時代，男人們一覺睡到天亮，之後扛着水耜下田。至



■苻菜是一種非常喜歡潔淨的植物。網絡圖片

於女人，她們要縫補衣服、撫養孩子，還要採摘果蔬、餵養牲畜。

成群結隊的男人下田幹活，在水邊遇到青春氣息撲面的女子。老人們點點頭也就過去了，中年男子則悶着頭往前走，或許是擔心家中婆姨的火眼金睛。有年輕的小伙子從後面一路趕來，看到一邊採摘一邊哼唱的女子，頓時心潮激盪。

樸素的愛情，就是這樣在一瞬間被激發出來的。西方人所謂的荷爾蒙和多巴胺都是冷血的詞彙。在遙遠的古代，一個身材結實的小伙子在路邊瞅了一眼採摘苻菜的女子，他的內心已經種下了愛情的種子。之後，他們相約一起爬到山坡頂上數星星，在酷熱的夏夜，一起去遠離村子的水潭裡嬉戲，然後生兒育女和白頭到老。

真的愛情，或許真的不需要十四個僕人，不需要一百大洋月租的房子，更不需要鴉片煙來營造氛圍。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，在提供愛情消費方面，遠不如兩千年前大家採摘苻菜的那條小溪流來得實在和可愛。